

一部大变革时代的忏悔录

血色青春

王山◎著

天
空

九州出版社

血色青春

王 山 著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罡/王山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3. 8
(血色青春)
ISBN 7-80114-953-X

I. 天…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6057 号

血色青春·天罡

王山 著

责任编辑:李 勇

出版发行:九州出版社 电话:(010-68706017)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政编码:100081

印 刷:北京丽源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10 千字

印 张:9

版 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14-953-X/I·153

定 价:72.00 元(全四册)

第四部

天 罡

内 容 提 要

第一章

再想着用过去那一套砍瓜切菜的手段纵横南北城，只会自取灭亡。必须把过去的自己彻底埋葬，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陈成告诫自己：沉住气。战而胜之！

“离婚——！”既不是厌倦，也不是背叛。

爱和恨其实就在一线之间，就像真理和谬误，生和死。

在命运的面前，你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顺从它。

走上了仕途这条路也就等于骑上了老虎的脊背，想下来是不可能了。

“激流勇退”！是命运的安排，还是僧人的谏语？

防火防盗防女人！演戏的天才。男人和女人的游戏！

“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倒’。”陈成又强调说。

快乐和邪恶的吸引力是无法遏制的。一阵风吹过，便如草芽般撕心裂肺地钻出来。

“你如何解释‘道不同不与谋’的古训？”阮晋生的反问咄咄逼人。

少年时被分裂的灵魂，动乱岁月里的奔波和挣扎，此刻终于找到答案。

陈成觉得自己就是一匹被牵到市场上的牲口，买主正在心

里掂量价钱。

那一晚，陈成和过去彻底告别。

第二章

陈成忍不住想对谁喊一嗓子，或者狠命地抽上几巴掌，但他的声音只有他自己听到。

领导握手是有讲究的，这是一门艺术。

一个人的官运也就要看他结网的大小、疏密和结实程度。

边亚军把手上的刑满释放证明狠狠掷向空中。

十六年后的重逢。

“你是在给我洗脑子呢？”边亚军说。

从本质上讲，做官与经商是相同的，都要挖空心思获取最大利润。

“我们两个联手，肯定会所向披靡。”陈成自信地说。

发财的人有三种：

一是实干家，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和市场空间，光明正大发财。

二是阴谋家，利用政策管理漏洞和手上权力，偷偷摸摸发财。

三是冒险家，利用前两种发财人的某些心理弱点，从虎口里夺财。

她像一盆清水，让自己时时看见骨子里最可宝贵的东西。

上下嘴唇一碰，一亿四千万就砸进去了。

建筑材料招商

无论哪条道儿，行事道理都相差无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是人就会有弱点，有弱点我边亚军就能抓住！”
放手一搏，也许才有生还的机会。

第三章

成交！初战告捷的狂喜！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并不仅仅只是一则写在教科书上的寓言。

每一个该对历史负责的人同样也是受害者。

哀莫大于心死。谁是让宣红红死亡的凶手？

也许上帝把这个女孩子放到自己身边，是用她来考验自己的良心。

陈成觉得自己已陷入一个深不见底的大网里。

与人斗其实是最累的。

三败俱伤？哑谜！

要把爱情和婚姻分开，就像要把山羊和绵羊分开一样。

“申金梅？”倒汽车 奇妙的相逢 不是冤家不聚头

要想在官场混个人模狗样，你必须学会做聋子、瞎子、哑巴。

三十五岁以后我才突然明白。幸好三十五岁以后我就明白了。

风浪凶险的生意场，儿女情长是少不了会吃大亏的。

“我们都是有罪的人。”边亚军阴郁地说。

也许再见，就已表示永远不会再见。

第四章

北方药业重组 东柳高科借壳上市 政府的烟雾弹

“带着我挚爱男人的吻和最滚烫的回忆，我走了。”

刘大健死了！自杀？他杀？
700万贷款！诈骗？追查！
何开越的退位，陈成的危机。
官场上哪有什么永远的朋友和敌人，从来就只有永远的利益。

流言最后大部分被证明是谎言。谎言呢？
金钱是身外之物，而名和利呢？又有什么不是过眼烟云？
滴水之恩，今日之报。黄金地皮！
他不能当缩头乌龟，他不能把自己打败了。
国际倒爷！阮晋生的发迹史。
地皮之争，恩怨之争，历史之争，阮边之争！
400万 炒股
赚大钱的人无风险，赚小钱的人冒大风险。
昔日情人的相逢，命运的捉弄。

第五章

万和事件 墙壁裂纹 危楼！
钢筋问题 鱼目混珠 追查！
停职反省，陈成如履薄冰。
皇甫国荣之死 廖东南被抓
山雨欲来风满楼
救命笔记本
金蝉脱壳 陈成出国

第 一 章



1 今天是立秋，又难得赶上星期天，妻子何佩佳带着女儿雅雅昨天去了岳母家没有回来，陈成就一直在被窝里赖到了快十一点，才不情愿地爬起来，推开窗户，对着外边做了一个深呼吸。

天蓝得不能再蓝，高远而又清澈，仿佛刚刚从海水里捞上来。阳光晒到皮肤上，不但不再火辣辣地疼，而且有了隐隐的凉意。陈成重新坐回到沙发上，一边吃着小保姆悄悄送上的早点，一边浏览着当天的报纸。

这也是一个属于市委办公厅行政处副处长陈成的秋天，35岁，他像一只蓄势待发的兔子，不动声色地等待和寻找着新的发展和定位的机会。他想到了古龙小说里重出江湖的“四大名捕”，不是说“过了三十五，还有一上午”吗？他已经不年轻了，他必须寻找并抓住所有稍纵即逝的机会。

电话铃响起来，陈成随手关上了客厅的门——保姆正在厨房里收拾东西，陈成不想让她听到。话筒里响起了岳母没有任何温度的声音：“志勇刚从广州回来，明天晚上你过来吃饭吧，完

了再把佩佳和雅雅接回家。”岳母不再继续说什么，陈成答应一声就把电话挂了。

结婚这么多年，无论是当年在廊坊食品机械厂，还是调回市政府机关后，陈成早已习惯了岳母外交辞令般的不冷不热。这并不是说岳母对他一直怀有多深的成见，而是心里一直没拿他当一家人。陈成也懒得去解释。陈成想，只要把老头子哄住了，只要把佩佳的心牢牢拴在自己身上，自己的升迁，是挡也挡不住的事情。看来，自己当年这一把赌得没错。去就去吧，凭自己的智商，别说这样一个狗眼看人低的老女人，就是把老头子和那个整天神秘秘的小舅子加进来，谅他们也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现在的问题是自己懒得和这一家人计较。在这一点上，陈成从来都是自信的。

想到这里，陈成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

自从决定走进何家的大门，陈成就意识到，世道变了，是真的变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变了。旧的时代已经结束，国家在迅速走向秩序和法治，再想着用过去那一套砍瓜切菜的手段纵横南北城，只会自取灭亡。必须把过去的自己彻底埋葬，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从老老实实当孙子开始，才能重铸属于自己的辉煌。

与何佩佳结婚后一段时间，去岳母家走动的机会渐渐多了，陈成也大致把握住了这一家人对自己的不同态度。岳母文革前曾在机械部做过几年小科长，她看自己的目光始终是冷冰冰的，锥子一样锐利，带着明显的轻蔑和不屑；佩佳的目光最为清澈，是不含任何杂质的挚爱，甚至崇拜；小姨子何琳琳始终没把自己当姐夫，有点玩世不恭，眉目流转间又挟裹着放荡和暧昧；何志勇的目光里多的是怀疑和几分淡淡的阴冷；岳父何开越的目光

最为复杂,那里有男人之间本能的敌意,又有某种由衷的欣赏。往深处想,更多的东西就深不见底了,猛看似乎什么都有了,细瞧却又什么都没有。在这种目光的笼罩里,陈成总会莫名其妙地紧张。但陈成知道不能因此而躲开,如此的结果只能转向糟糕,他必须迎上去。当年的千军万马,弹指间就灰飞烟灭了,他陈成真正把谁放在眼里过?

所以,陈成告诫自己:沉住气。战而胜之!

电话又一次响了起来。打从区团委调到市里,特别是担任行政处副处长后,陈成的电话明显多了起来,而且电话里传来的语气也大多带着巴结和谄媚。这让陈成心里十分受用,同时又隐隐发虚。不是纷至沓来的各种应酬,而是回到家里后突然弥漫开来的万念俱灰的身心疲惫。其实这几年,过去从来只在外国小说里见过的场所,也到处都有了自己走动的影子。佩佳并不是那种醋坛子女人,极少翻来覆去地盘问他夜不归宿的原因,但拖到深夜回家的次数多了,陈成就自己先不好意思起来,感到有些愧对一心爱着自己的妻子。

陈成知道这些人盯着的无非是他手上可怜的一点权力罢了,当然,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岳父何开越今年的荣升也把他变成了一座蕴藏丰富的炙手的金矿。几年的大学生活和接下来这几年在场面上的跌打滚爬和冷眼旁观,早已把陈成变成了所有朋友都不敢相认的另一个陌生人,在他身上哪里还有当年叱咤风云的血性汉子的影子。

有人说陈成麻木了,对一切都熟视无睹、见惯不怪了。也有的说,这家伙城府深着呢,他是比当年更成熟、更老奸巨猾了,走着瞧吧,能把喜怒藏于心,而不露半点颜色,陈成注定是个能成大事的男人!

陈成听到传言后,总是笑笑,什么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地劝大家说:“喝酒,喝酒!”

打来电话的是方圆建筑公司的老总刘大健,这多少让陈成有些意外。陈成和刘大健平时并没有什么深交,只是在场面上见过几回聊过几句而已,没想到他突然找上门来了,不知道究竟有什么事情?

刘大健说:“老弟,你去阳台上,推开窗户看看,我在你楼下呢!”

陈成赶紧走到阳台上,果然就看见了刘大健那辆正在缓缓停下来的枣红色本田车。望着缓缓推开的车门,陈成很客气地对着电话说:“刘总好兴致,竟然找到我这小窝棚里来了?”

刘大健在电话那头开玩笑,说,“操,要是陈爷的家门都不知道,我在南、北皇城根儿下还有得混吗?再说我是驾车兜风路过,就打个电话,看看你在不在家,你别多心,要是陈处长没空接见,我这就撒丫子滚蛋。”

陈成说:“行了,刘总。什么陈爷陈爷的,我听着就浑身起鸡皮疙瘩,都什么时代了,你想把我再送去山西插一次队咋的?你在下边等着,我这就下去。”

自从一起吃过一次场面饭后,再见面刘大健总喜欢和自己套近乎。陈成心里明白得很,刘大健是和许多人一样冲着自己名字前市政府这块牌子呢,最好能再顺便和自己那位部长岳父大人牵上线,搭上桥。刘大健是一个外省人,来北京才不过几年的时间,就眼瞅着施了酵母一样发达了起来。这个家伙虽然长着一副憨厚朴实的面孔,骨子里却鬼精得很,就凭这一句“陈爷”,说明他不但了解自己的现在,而且对自己的过去肯定也略知一二,这样的家伙如果处成哥们儿,也许会是一个帮手或死心

塌地的走狗,反之,也会是一个不好对付的敌手,一颗随时都有可能自动引爆的定时炸弹。

刘大健是从建筑工地上的小班头开始干起的,后来有了自己的公司,接了几个有影响的项目,活儿干得特别利索,有两项还被评为市级优质工程,拿了一个全国鲁班奖。刘大健自己也是全国优秀民营企业家,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被放大了挂在他办公室的大半面墙上。合影下边摆放着一个用纯金铸造的小金人,刘大健说这是方圆公司自己的奥斯卡,要每年奖励一名有突出贡献的员工。刘大健的花样儿在同行中间很新潮,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第一次颁奖的时候,原来在市里主管城市建设,现已调任中原某省任省长的乔森副市长也来捧场,不但市里,中央直属的许多媒体也都作了报道。以后再有乔森副市长参加的活动,身前身后总能找到刘大健的身影。据说,刘大健的方圆公司现在生意火爆得很呢,他的触角已经从北京伸向了全国十几个大中城市。

陈成换了一身衣服,向保姆打了一声招呼,便下了楼。

反正闷在屋子里也没有什么事做,就和刘大健一块出去走走吧。陈成想。

陈成刚出楼门口,刘大健已经大步迎了上来。

刘大健说:“好!还是陈处长给我面子!”

陈成没有握刘大健伸过来的手,而是使劲儿在他肩膀上拍了拍,说:“刘总是正话反说啊,应该是你刘总能看得起我陈成。”

刘大健殷勤地为陈成拉开车门。

车里并没有别人。

刘大健是一个特别喜欢排场的人,一般来说,他的车里总坐着一个保镖。据说,那个保镖是刘大健花了大价钱从河南开封

少林寺请来的叫释什么的武林高手，不但功夫了得，还练就一手吞吃玻璃的绝技，无论什么时候，他都面无表情。他的任务有两条儿，一是给刘大健拎着那台砖头块的大哥大，二是随时防止有人对主人图谋不轨。一次吃饭的时候，陈成亲眼见识过那个保镖把打碎的啤酒瓶子塞到嘴里，嚼香蕉一样咂咂有声地嚼了一会儿，眼睛不眨地咽了下去，接着又表演了一套长拳。陈成看得很仔细，等他收了招式，一圈的人都争着叫好，陈成也跟着鼓掌，但在心里，陈成的评价只有四个字——花拳绣腿。陈成自信，如果自己出手，此人不可能在自己面前走过十趟。刘大健还喜欢带一个女秘书，女秘书的面孔当然是常换常新的，刘大健也不忌讳。今天独自一个人前来，刘大健找自己要是没有什么事情才怪呢！

刘大健说：“陈处长，上车吧。”没有官场上的客套。等陈成上了车，刘大健关了车门，自己坐到驾驶的位置，又说：“怎么样，本老板今天亲自为陈处长开车！”

汽车很快上了路，刘大健把音响的放音键也扭开了。是正版的邓丽君，音质不错。陈成轻轻眯缝上了眼睛。

可能从后视镜里看见了陈成懒散的样子，刘大健使劲敲了敲玻璃窗，爽朗地说：“嗨，我说陈大处长，这么清爽的秋天，你竟然还打瞌睡，不是昨天晚上劳累过度吧？”

陈成说：“我哪像刘总呀，日日笙歌，夜夜燕舞。再说，我老婆回娘家都两天了，想劳累还找不着地方呢。”

刘大健眨眨眼睛，说：“那我来给陈处长找个地方怎么样，只要你陈爷别说我拉拢腐蚀我党的干部。”

“算了吧，刘总又开玩笑了。”

“别怕嘛，今天没别的意思，我给你找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

咱们哥俩儿顺便躺下来好好聊聊，我们虽然只在场面上见过几次，但你陈爷的名号我可早就如雷贯耳了，我是诚心想交您这个朋友。不知道陈爷给不给我刘大健这个面子？”

陈成继续眯缝着眼睛，脸上毫无表情：“我喜欢交朋友，尤其刘总这样诚心的朋友，但有一个小小的条件——过去的一切都不能再提！我不喜欢回忆过去。”

刘大健说：“我只是风言风语听人提起陈处长当年，心生羡慕而已。”

“谁？”

“一个——一个朋友，不提了，不提了……不过你可要向何部长学习，昨天电视上我还见他参加网球比赛呢，老人家精神好得很啊！”刘大健的回答有些结结巴巴，而且赶紧转移了话题。

枣红色本田很快就出了城，一路向城西群山中奔去。望着窗外连绵的青色，那些如今已经四散的朋友的影子又在陈成眼前铭心刻骨地浮现出来。

2 陈成和宣红红的婚姻只维持了不到一年就走到了尽头。不是他们相互厌倦了对方，也不是他们相互背叛了对方，而是他们只有选择离婚这一条路才能离开娘娘沟，才能和所有的知青们一起，像鱼一样游回他们的北京城。

那天晚上的娘娘沟天低野旷，阴风使劲地撕扯着断墙上已经有些微黄的衰草，偌大的知青点只剩下了他和宣红红两个人，连最好的朋友王星敏都已经离开好几天了。

王星敏只对从娘娘沟大汗淋漓赶来的陈成说了一句话：

“听我的没错！要么苦熬下去，被漫漫黄土吞没。要么离开——想尽一切办法离开。”王星敏使劲握了握陈成的手。